

海軍抗戰—以弱拼強，寸水必爭，堅毅不屈，鮮血勝利

王鏡宇 先生

提 要：

- 一、我國以停留在十八世紀型態，缺乏強有力的政治、軍事組織，對抗日本侵略，有的只是廣大領土及軍民血肉疊累的不屈意志。
- 二、日以優勢裝備，欲於短期時間內消滅國軍，達到速戰速決。故我之戰略指導則為：以空間換取時間，主力分布於長江流域，誘敵深入山岳、河川地帶，使其優越裝備不能發揮效力，以確立我長期抗戰的基礎。
- 三、江河縱橫，水鄉澤國作戰屬誰所能—「海軍」！日軍在華北得勢，如主力沿平漢路南下，直撲武漢。屆時，我華中部隊必被敵切斷後路，既無險可守，又無路可退，國家危殆矣。海軍將士，聞戰赴難，艦艇自沉，築成封鎖線，前撲後繼，中國方能抗戰至最後勝利。

關鍵詞：寧海艦、平海艦、江陰封鎖線、馬當阻塞線、布雷游擊區、赴歐作戰、借艦參戰

壹、前言

中國抗日戰場的艱難，讓世界極為震驚；那個年代的中國幾乎沒有現代的工業和資源體系、人員素質、教育水準等等，普遍停留在十八世紀，缺乏強有力的政治、軍事組織，日本「三月亡華」絕非一句狂言。然而，中國的不屈，抗戰中的頑強抵抗令世界為之矚目；中國在戰後成為五大強國之一，實軍民血肉疊累築造而成。

日以優勢裝備，欲於短期時間內消滅國軍，進攻我重要據點，逼我作城下之盟，達到速戰速決。故我之戰略指導則為：以空間

換取時間，主力分布於長江流域，誘敵深入山岳、河川地帶，使其優越裝備不能發揮效力，以確立我長期抗戰的基礎。

在整個全面抗戰過程中，由於實力遠遜於日軍，在抗戰初期，海軍已經幾乎拼光了自己的主要艦艇；其後近八年歲月，於長江、大川、湖澤、港灣之間，海軍官兵僅憑著與敵殊死一戰的勇氣與毅力，從未屈服終致抗戰勝利。

貳、中、日海軍比較

抗戰我海軍兵力，仍是以清末、民初所遺留的老舊艦艇為主，海軍建設因經費龐大

，對艦隊兵力、裝備補充，僅能就國家些許預算逐年汰換，致海軍整體組織系統，亦因而無法達到制式化。抗戰開始，海軍尚分：有屬於中央的海軍部，有屬於東北地方的海軍第三艦隊，有南方屬於廣東江防司令部指揮的第四艦隊，而在長江江陰地區，又有以電雷學校為主的海軍兵力，全國海軍兵力分成四個區域¹。

中央的海軍部屬國民政府行政院，轄有第一艦隊、第二艦隊、練習艦隊、測量隊、巡防隊等兵力，為我國海軍主力，艦艇總數57艘，總噸位4萬3,100餘噸，兵力佈防長江中、下游及東海岸各港灣地區。

第三艦隊共有14艘艦艇，兵力分布青島及東北渤海港灣，由東北地方冀察政務委員會和青島市政府支持經費，蘆溝橋戰事發生，該艦隊在完成青島市焦土抗敵任務，將日人在青島所有重要工廠破壞後，兵力即移防長江地區，改編為江防要塞守備隊，隸屬軍政部。

第四艦隊轄有38艘艦艇，但多屬內河淺水炮艦、艇，由廣東地方政府支持經費，兵力部署在廣東省沿海各港灣及珠江一帶，部分兵力駐防虎門。

電雷學校屬軍政部，兵力以快艇為主，轄有各型艦艇10艘、魚雷快艇11艘，校址設於江陰。抗日戰起，該校即改為江陰區江防司令部，所屬快艇大隊分轄：文天祥、史可法、岳飛、顏皋卿四個分隊，兵力部署江陰

一帶。

民國26年我國海軍全部實力，以海軍部直屬各艦隊所轄艦艇為主，其他三部為輔，總計全部大小艦艇共計130艘，總噸位7萬6,288噸，各艦隊因任務配屬在各個不同防區²。

日本戰前其假想敵以美國為對象，而非以我國為其目標；自九一八事件發生後，所謂日美將啟戰端之說紛起，日本自退出國聯即積極擴軍備戰，及倫敦會議後日本海軍建艦，僅次於英美而居世界第三位，至民國26年日擁有各類艦艇已達190餘萬噸³。

戰事開始日本海軍侵華所使用之主力為海軍第三艦隊，艦艇總噸位2萬8,600噸，另駐泊在我國近海日艦艇噸位有3萬9,680噸⁴，兩者共6萬8,280噸。第三艦隊駐泊以我上海為基地，艦艇經常出入我華南、華北之間各沿海及穿梭於長江、內河、港灣；而我國幾無國防可言，海防亦早已淪失。

日侵略我主要艦艇雖只近7萬噸與我相當且略少，但就質而言我海軍則難相抗衡。

當時我長江裡面的四江、六楚(四江：元、亨、利、貞，六楚：同、泰、觀、有、豫、謙)，這些都是清末張之洞在洞庭湖操練海軍的10艘艦隻，都是平底艦不能出海。但我們把清代留下的江艦當海艦用，風浪大了就不出去，風浪許可下仍照舊出海巡弋⁵。

而海軍當時最新、最好、最大的為「寧海」、「平海」兩艦。「寧海」艦：民國20

註1：柳永琦，《海軍抗戰史》上冊，臺北：海軍總司令部出版，民國83年元月初版，頁559。

註2：同註1，頁560。

註3：同註1，頁597。

註4：同註1，頁598。

註5：《海軍人物訪問紀錄》第一輯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民國87年9月初版，頁20。

年初我海軍部向日本播磨造船廠訂購的小型訓練巡洋艦，造價以東北大豆折價分期支付，排水量2,526噸，裝備雙聯140mm主炮及6門76mm高炮，具有4具533mm魚雷發射管、2架水上飛機，主機為3台舊式往復式蒸汽機，航速23節，民國21年9月編入海軍第一艦隊。「平海」艦建造時我國以日本提供「寧海」艦的藍圖及零配件的方式，在江南造船廠所建造，民國20年7月開工後，由於九一八事件、一二八淞滬戰役，影響日本零件供應及技術支援，直到民國24年才下水，民國25年6月服役，建造長達五年。「平海」艦尺寸、性能、設備雖說與「寧海」艦相同，但主機減少為2台往復式蒸汽機，航速降為21節，76mm高炮減為3門，更無航空設備⁶。同一時間(民國21年)日本自身所造戰艦沒有少於3,100噸，3,100噸所謂夕張級只建一艘，夕張級艦由於裝備重量過大、艦體偏小，續航力不佳，多用在近海防衛。因此我海軍對日本造之「寧海」艦的評價：為日本所欺騙，建成上重下輕，海上沒有風浪，艦體自己就會擺盪⁷。

回看日本在民國9年至14年間，相繼完成同為三級等級的14艘「5,500噸級輕巡艦」，做為水雷戰隊旗艦，它們都擁有7門140mm主炮，多具魚雷發射管及35節以上的航速，再加上1艘3,100噸的試驗型夕張級巡洋艦，構成了當時日本輕巡洋艦的主力。這只是日本輕巡洋艦，其他級別的艦艇就更非

我海軍所能比較⁸。

民國21年在為我建造「寧海」艦的當下，日本海軍為自身所造的是1萬噸級重巡的第二批，4艘高雄級的「日本重巡之王」，主裝甲127mm、水平裝甲34-46mm、主炮塔25mm，10門三聯式203mm主炮、4門單裝十聯式120mm高炮、2門單裝毗式40mm炮、8具八九式610mm魚雷發射管、2部配備九〇式魚雷16發、3架水上偵察機彈射器，航速高達35.5節⁹。

因此從民國26年全面抗日戰爭開始，中、日之間海軍實力的強弱就極明確。日本海軍總噸數近190餘萬噸，侵我海軍兵力非日本主戰艦艇外，更不到其兵力的二十七分之一。

參、海軍之戰略

戰事開始我國海軍無力和日海軍爭奪制海權，我國海軍戰前僅新建了「寧海」、「平海」兩艘輕巡洋艦，卻大量製造適用於長江的淺水炮艦、艇，如「十小海」、「十二勝」等；每年的秋操大演習並非在外海，而是在長江上的湖口進行。對此當時媒體譏諷不斷，大公報以〈海軍乎？江軍乎？〉的標題：認為海軍不敢出海，只敢嚇唬陸軍。事實上海軍高層已預見中、日戰起我國海軍無力和日海軍爭奪制海權，可見的戰場必是長江和珠江這樣的內河。

因此，海軍原有清代遺留下來的幾艘老式巡洋艦，它們吃水深、目標大，不適合內

註6：劉怡，《二戰日本海軍艦艇全覽》，臺北：知兵堂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3年5月初版，頁196。

註7：同註5，頁22。

註8：同註6，頁160。

註9：同註6，頁142。

河行動，防空火力薄弱，處於防又防不住，戰又戰不了的窘境。長江區域的戰鬥，日海軍主要出動航空兵攻擊我海軍艦艇，這些老舊戰艦即便想與日軍硬拼也沒機會。

面對敵強我弱且敵準備充分，我海軍自知不可能與日軍決戰於大洋之上，所以「配合陸戰」成為當時我海軍的最大戰略目標。自民國21年起，海軍部就在這一方針下制定相關戰備計畫。抗日戰起前海軍律定：長江為佈防重心，一旦海疆有警，艦隊將於長江集中，封鎖出海口，殲毀長江內的日本軍艦，而後相機往近海推進。

肆、海軍抗戰

抗日作戰海軍主戰場，即在長江及東南水域及沿岸。

一、長江

(一)海軍第一階段作戰

民國26年7月7日蘆溝橋戰事起，由於我海軍實力太弱，無法阻止日海軍自海上進攻。當即就所有海軍艦艇、人員，配合國防要點，加以準確的全盤配置，集中海軍主要力量防守長江。

民國26年7月下旬，我海軍將主要艦艇除「楚泰」艦、「正寧」艇、「肅寧」艇與「撫寧」艇駐泊閩口，「公勝」艦調廣州，「誠勝」艦調青島，「普安」艦與「永健」艦於上海駐泊外，其餘均從上海附近軍港陸續調出，向江陰上游的長江江面集中。

民國26年7月28日，南京最高國防會議中決定，在日軍尚未進攻長江流域之前制敵機先，封鎖長江航路，截斷長江中上游九江

、武漢、宜昌、重慶一帶的日軍第11戰隊13艘艦船和大批日僑的歸路，做為與日交涉的籌碼；並防止日軍溯江而上。海軍代表陳季良提出立刻實施沉船封江行動並獲批准，會議決議在8月12日執行封江。

在蘆溝橋戰事發生時，我國海軍部長陳紹寬正在英國參加英王加冕，同時向英、德等國採購軍火艦艇。戰事發生後，他立即回國主持海軍抗戰機宜，第一個作戰任務就是封江。

封江的前期作業緊鑼密鼓地展開，首先是破壞航標。8月11日，海軍部派「甘露」測量艦、「皞日」、「青天」測量艇及「綏甯」、「威寧」炮艇破壞西周、潯浦口、鐵黃沙、西港道、狼山、大姚港、通州沙、青天礁、劉海沙到長福沙、海北港沙、龍潭港、福姜沙等各處的燈標、燈樁、燈塔、燈船及測量標杆。各艦在兩日內完成了航標的破除作業，使敵艦失去了導航標誌。

在此同時，海軍第一艦隊與第二艦隊主力由湖口與下關向江陰的集結已經完成，49艘軍艦進入了長江待命，「拱衛京畿」。8月12日，兩支艦隊主力在江陰江面集結完畢，這是甲午戰爭之後海軍的第一次對外大型動員，全體海軍官兵皆抱高亢鬥志，誓與日寇決一死戰！但當艦隊在江陰江面集結完畢之後，滿懷熱血等待著「中國深望每人能盡其至責」旗令的官兵們，愕然發現他們將目擊中國海軍規模最大的一次封江自沉。

12日上午，江陰江面各艦由「平海」艦率領進行升旗典禮。八時整，「平海」艦舉行升旗儀式，各艦官兵在艦舷「站舢」，向

軍旗行禮致敬。陳紹寬的上將司令旗在軍樂聲中冉冉上升到主桅頂端。我海軍只能用如此悲壯的方式保護自己的國家，真是沉重令人心痛！隨後，自沉艦隊由首艦「通濟」率領，駛向福姜沙就位，在各艦抵達位置之後，坐鎮「平海」的陳紹寬發出沉船命令，各艦同時打開水底門，緩緩下沉。自沉作業一直進行到傍晚才告結束，陳紹寬站在「平海」艦上，黯然無語。

【汽笛哀鳴，軍旗低垂，天地同悲】。

首批自沉的軍艦為艦齡最大的「通濟」練習艦、「大同」、「自強」巡洋艦、「德勝」、「威勝」飛機母艦、「武勝」測量艇（已停用）、「辰」字與「宿」字魚雷艇（均已停用），這批軍艦大多為清代遺留的舊艦。此外，海軍還向招商局與各民輪船公司徵集「嘉禾」、「新銘」、「同華」、「遇順」、「泰順」、「廣利」、「醒獅」、「華新」、「回安」、「通利」、「寧靜」、「鯤興」、「新平安」、「茂利二號」、「源長」、「母佑」、「華富」、「大箕」、「通和」、「瑞康」等20艘輪船同時自沉以構成江陰封鎖線。

因為水流甚急，第一批各艦下沉時多半被水流沖離理想定位，導致封鎖線並不完整。當海軍部發現封鎖線並不完整而有多處空隙後，又徵用了「公平」、「萬幸」、「泳吉」等3艘民輪沉入封鎖線，在鎮江、蕪湖、九江、漢口、沙市等地繳獲的「吉安」、「貞安」、「福安」、「漢安」、「泰安」、「永清」、「德安」、「沙市」8艘日籍躉船也先後被拖到封鎖線鑿沉。海軍部又請

行政院訓令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湖北各省政府緊急徵用民用小船、鹽船185艘，滿載石子沉入封鎖線的空隙中。這些民船一共使用了30.94萬立方英尺石子，合65,020擔。

如果再加上9月25日自沉的「海容」、「海圻」、「海籌」、「海琛」艦4艘巡洋艦，在江陰的沉船封江作業中一共自沉老舊軍艦與商輪，合計6萬3,800餘噸。

沉船封江後，我海軍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中將率領海軍主力「寧海」、「平海」、「逸仙」、「應瑞」、「海圻」、「海容」、「海琛」、「海籌」8艘巡洋艦在沉船封鎖線後佈防，第2艦隊的小型艦艇則部署其後。我海軍希望這種「堡壘」戰術發揮巡洋艦主炮的遠端打擊能力，因而大型艦集體下錨，幾近固定不動的水上炮臺。

8月21日，我海軍流下了在抗戰中的第一滴血：正在上海江南造船所修理的「永健」號炮艦遭日機轟炸沉沒！8月22日，日海軍航空兵開始大舉空襲江陰一線的我國海軍，慘烈的江陰保衛戰自此拉開序幕。從8月22日至9月23日，我海軍不惜代價的在江陰一線苦苦支撐，在激烈的海空大戰中，我海軍僅有的數艘新型巡洋艦「寧海」、「平海」、「逸仙」等先後沉沒殉國，後來有人回憶到：「平海」艦所有的犧牲官兵的遺體，均在各炮位下面，負傷者亦全是在戰鬥中彈；全艦所有官兵，在共23天的大戰中，均未離開其戰鬥崗位一步！

八一三淞滬戰役，是中國海軍歷史上最光榮戰役！我海軍以第一、第二艦隊主力幾近全滅為代價，在江陰封鎖線死守近三月，

直至戰役結束，日海軍第三艦隊雖麇集於上海吳淞口外，始終未能達成循長江而上，側擊上海前線的中國陸軍側翼的作戰目的。海軍將士以慘烈的犧牲拼死掩護了上海前線70萬陸軍部隊作戰，最後轉進。海軍於陸軍轉進時，再以水雷破壞蘇州河沿岸一帶橋樑及梵三渡鐵橋，以遲滯日軍前進，掩護陸軍撤退。

我第一艦隊、第二艦隊由於江陰防守作戰及遭日機轟炸，大半毀沉；乃將尚存艦艇移駐長江中游防禦。作戰毀損艦艇部分官兵，則駐守要塞；失去機動艦艇艦炮拆卸，移置岸上，繼續抗戰。

江陰後雖被日軍佔領，唯封鎖線仍屹立不搖，扼住長江咽喉，日海軍難以突破，無法溯江西進而上，我軍因之得能從容於長江中、上游佈置新的防線。

（二）海軍第二階段作戰

八一三淞滬戰役及江陰戰役後，南京於民國26年12月13日失陷，海軍進入第二階段之禦敵，我對日作戰將兵力集中在長江中游。從事新的防禦線配置，以運用水雷阻塞河道，以發揮要塞戰做為戰術中心。在馬當建成一道道新的阻塞線，佈敷水雷800餘具。並將荻港以上，九江以下各航路標誌予以燬除。一面在馬當的娘山、牛山、雞公嘴各地建築要塞陣地，編配海軍炮隊防守。另將馬當至湖口一帶亦修築炮壘，派江防要塞守備第二、第三總隊（海軍第三艦隊改編）及陸戰隊防守，同時以「寧字」和「勝字」炮艇，配置在封鎖線附近輪流巡守。

當馬當阻塞線完成後，日艦均被阻擋而

群集於蕪湖方面，伺機而進。27年3月下旬日機開始向我馬當地區實施轟炸，並向我防守炮艇攻擊，炮艇先後多艘受傷進水。6月間日軍因在豫東戰事，受黃河掘口氾濫，重機械化部隊無從發揮力量，乃集結各地兵力，向我皖、贛西進擊，大同、安慶、相繼失陷，長江戰況因而緊急。

6月25日敵海軍驅逐艦多艘在巡洋艦率領下迫犯馬當，以猛烈炮火擊我炮台，雙方展開炮戰，日巡洋艦為我炮隊擊中起火，由其他驅逐艦挾拖急去，其餘日艦亦紛紛下駛。26日敵艦不再進犯，由陸軍迂迴兜擊迫近馬當，近午時炮台外圍為日軍攻佔，時我陸戰隊已奉命它調，各炮台無掩護部隊，即將形成為敵所包圍，要塞司令部電令撤退，乃將炮門拆卸，突圍退出，馬當遂陷。

馬當阻塞線後，海軍再將湖口劃為長江的第二道防禦線，撥配炮隊、艦炮在太平山、竹雞山等地構築陣地防守，並派陸戰隊炮兵連協同守衛，一面將該處港道劃成雷區，先後布雷900餘具，再派第二艦隊司令曾以鼎坐鎮指揮。

7月4日敵軍在奪取馬當後，趁勢繼犯湖口，當天日艦進至湖口炮台附近，日機亦飛至對我炮陣地輪番轟炸，雙方發生激戰，由於陸軍在該處防守失利陸續後撤，敵迫近湖口，海軍炮隊之艦炮因為是固定炮座，無法轉移陣地截擊日軍，敵先頭部隊迅速穿越我炮台各炮射程之內，我炮隊仍堅守山頭，力爭據點與日軍展開山地戰，然日軍源源進入，敵眾我寡，山頭無法據守各炮台失聯且多被日機炸毀，無法再戰，乃於當晚拆卸炮門

，突圍退出，湖口失陷。

7月14日海軍電雷學校文天祥中隊奉命夜襲在湖口、彭澤江面的日軍艦艇，是夜文93號魚雷艇擊傷日軍中型艦艇一艘，自己也遭到日艦截擊，經過苦鬥帶傷返回。文天祥中隊指揮官劉功棣上尉等8人作戰中負傷。7月17日海軍再次組織文天祥中隊、史可法中隊魚雷艇聯合出擊，但由於和陸軍配合失誤，導致高速行駛的魚雷艇闖入陸軍阻塞網區損壞而被迫取消行動。隨後，日軍調集飛機，大舉轟炸我魚雷艇基地進行報復。

自馬當、湖口相繼失陷後，武漢防務漸形吃緊，武漢三鎮地處我國中心，襟帶江漢，綰轂南北，昔稱九省通衢，乃全國交通樞紐。國軍自退出南京後，武漢即成為軍政之中心區，在整個戰略與政略上，有堅決保衛之價值，故當部署馬當、湖口各要區防務同時，海軍即將田家鎮劃為防衛武漢之前衛，以葛店為最後防線。各以艦炮構成要塞陣地，成為防守長江第三道防衛線，同時將九江以上，漢口以下各航道標誌逐次破除，將田家鎮半壁山間、蘄春嵐頭磯間、黃石港石灰間、黃岡鄂城間，劃為四大雷區，各區先後布雷千百具。另於葛店方面構成視發水雷區，各區附近亦分別劃輔助雷區，在團風陽、邏澁家磯各段籌劃封鎖，海軍艦隊駐防武漢，總司令陳紹寬坐鎮漢口，指揮軍務。

日軍於奪取馬當、湖口、九江後，武漢田葛作戰隨即開始，日艦隊對田家鎮進窺，不時在二套口、新洲一帶活動，由於九江以上，已層層布雷，日艦難以越入雷區。但為掩護雷區安全，使日艦無法遂行掃雷行動，

我布雷乃採用能主動進攻的漂流水雷，沿江東下敵前佈放，隨水流而飄行，用以配合固定雷區防守。於是在新洲江面，武穴龍坪間發生極大成效，不時有日艦為我漂雷擊中，自此日艦不敢任意溯江上駛，而採盲目炮擊。

田家鎮作戰，是我海軍阻塞作戰與日海軍艦隊戰鬥最猛烈一次，也是我海軍運用水雷戰術由守勢改為攻勢的開始。我海軍研發出一種漂流水雷，利用長江向下激衝的水勢佈放，流向日海軍艦隊活動區，展開攻勢作戰，與固定水雷相互搭配，能攻能守，將原來被動防守化為主動攻擊。日艦艇為越過我所布雷區以配合地面部隊行動，乃採取迂迴戰術，以突破我海軍炮隊防地，更以大陣面之攻擊，對我田家鎮海軍要塞炮隊陣地猛烈轟擊。我海軍以田家鎮彈丸之地與敵激戰12天之久，最後任務達成後奉命撤守。12天內，平均每日敵艦向我陣地射擊約500發炮彈；日軍機亦向炮陣地投彈千枚以上，我防禦工事全毀，而布雷小艇為日機炸沉者有「平明」、「永平」等10多艘，儲雷駁船也多艘被炸。雖如此我亦擊沉日大型艦艇數艘，汽艇20餘艘之多，我漂雷隊更在敵前布雷，擊沉日艦2艘。

田家鎮雖告失陷，然我在田蘄各段敷設之雷區，日軍並未突破，故日艦無法趁勢進擊。我在此一地區江面防禦力仍屬堅強，田家鎮後為葛店，葛店為防衛武漢的最後一道門戶。27年9月底，我為加強武漢正面江岸防禦力量，當即在黃陂口、沙鎮間佈放水雷120具，並自10月1日起將團風、葛店、陽邏、澁家磯各處，陸續構成雷區，佈定雷800

餘具，又先後在鄂城、葉家洲各處佈放漂雷200具，沿江次第完成封鎖層層阻塞，同時在葛店更分別配備堅強防禦工事，構成視發水雷區，並設立觀測所、瞭望所，以監視日艦活動。

10月下旬日軍採取大迂迴戰術，武漢突受威脅，葛店即陷入三面包圍。10月22日，日艦隊即由三江口溯江上駛，觸我漂雷炸沉2艘，餘艦不敢再往上駛，乃改由巡洋艦、炮艦，以遠程火炮向葛店防守炮隊轟擊，我炮台亦猛烈還擊，阻日艦隊前進，日艦受阻後，改以大軍包抄葛店，直取漢口，以斷我要塞後路。25日晨，日軍由汀橋鎮及葛店公路間，分兵向我要塞炮台進迫，以汽球指揮炮火對我炮台不斷射擊，並以日機輪流轟炸，是時我要塞司令部認定葛店在戰術上已無防衛價值，乃決定放棄，但在敵機盤旋搜索下，入夜始將炮門拆卸，分別後撤，葛店乃告失守，武漢藩籬已撤，同日漢口亦淪陷。

武漢上游，以城陵磯為荊湘之門戶，大江西上，南至洞庭，均以城陵磯為匯集之點，為軍事必爭之地。海軍於配備武力和防務之際，即同時將城陵磯化為要塞區，撥配艦炮25尊，擇臨湘磯、陽陸磯、百螺磯、道人磯、洪家洲等五處為炮陣地，配備炮隊防守。在城陵磯以下全部水道，則分別劃簪洲、寶塔洲、新堤、城陵磯為主要雷區，並於金口、新堤、岳陽、長沙等處，調派艦艇防守。

民國27年10月，日軍以我海軍在武漢上游部署防務，急圖破壞；漢口雖告失陷，而我在漢口一帶所布雷區，日艦仍難以突破，日欲破壞我海軍在武漢上游防務，不得不改

以空中攻擊為主。因此10月下旬，日機即開始終日不斷於金口以上、城陵磯以下，各港口往來搜索，並以我艦艇為目標，大肆實施空中轟炸。我「中山艦」、「楚同」、「楚謙」、「勇勝」、「湖隼」各艦艇均與日機遭遇，發生激戰，尤以「中山艦」與日機、艦戰鬥最壯烈，艦長薩師俊於是役指揮作戰時，遭日機所轟炸為國捐軀壯烈成仁。

民國27年10月下旬武漢淪陷，11月9日城陵磯失守後，不三日岳陽繼之放棄，洞庭湖防務即告吃緊。洞庭湖為湘、資、沅、澧四水之總匯，面積遼闊，港灣縱橫，故為湘省首要門戶，自岳陽至長沙，航程不及100餘哩，日海軍艦艇一日即可到達。日軍於佔領岳陽後，即妄想克服全湘，以利積極南進，打通粵漢鐵路，因此長沙勢在必取，我為確保西南各地重鎮，長沙亦勢必要守。因此當城陵磯失落後，我海軍即在琴棋望、白玉壩、營田灘、老鼠夾等佈防水雷，並調用「順勝」炮艇，「江平」、「俞大猷」兩輪，及2號、10號兩鐵駁船，多艘民船，在營田灘附近往南達長沙、西通常德之交叉江面，下沉阻塞，以阻止日海軍艦艇前進。

因此日軍雖得岳陽，卻不能趁勢攻我長沙，實因我湘江之阻塞堅強，使日軍進攻計畫失敗，其後延擱近一年時間，始發動湖沼作戰的第一次湘北會戰。

民國28年1月，日海軍艦艇在岳陽江面活動增加欲南犯，一月期間我即在鹿角附近佈放漂雷50餘具予以迎擊，日艦活動漸停，3、4月間日艦再度進窺，並有汽艇數10艘在鹿角、九馬嘴附近湖面出沒，我復在磊石山

佈放漂雷70餘具，日艦再退。洞庭湖幅員雖廣，然在我海軍各段雷區阻塞，及漂雷配合運作威脅下，日軍終無法挾其攻克城、岳之氣燄，對我湘、沅各江發動攻勢。

洞庭湖的水勢隨季節之不同而發生劇烈變化，日海軍艦艇的活動，一面受湖水低落即無法前進的影響，一方面又因我水雷的封鎖而不敢貿然進犯。因此日軍欲發動洞庭湖沼作戰的唯一戰術，只有迂迴兜擊分進合擊，用民船、汽艇，載運輕裝之武器人員，迂迴向我各小港繞渡，避我湘江以內雷區，繞道至長江，抄我後路。

因此民國28年9月，日軍冒險發動湘北大會戰，分由新牆、楊林、通成三路，舉兵南犯，迫我長沙。岳陽江面日艦活動頻繁，我海軍針對日軍動向，乃逐次開展對策，先後在湘江之磊石山、老匣口、濠河口、霞凝港、營田、沉砂港、臨資口、沅潭、許家洲、三灣磯、易家灣、竹埠港、湘潭，沅江之楊柳湖、八金叉、南咀、天燈廟、洪家咀、岳陽咀等處，搶佈水雷2,000餘具，湘陰以北蘆林潭一帶亦遍構雷區，日機雖轟炸仍無法破壞，對營口更苦攻難下。

日軍以小艇、民船輕裝自岳陽出發，橫渡洞庭湖，迂迴曲折繞渡穿入荷葉湖經小港，然後西渡湘江，從湘江以內各段雷區間鑽隙而過，再由北岸白玉圻竄入古湖，爬登上岸。日軍雖一時銳氣頗盛，自橫江勉強登陸，但因登陸點分散，致部隊與部隊去聯絡，首尾不能兼顧，形成兵力分散及給養、彈藥補給不上，戰況處於極端不利。由於湘江為我海軍嚴密的封鎖，日海軍艦隊無法進入，

我軍始能扼守未動搖，而長沙以北，汨羅以南，我集結之部隊才能整合，若長沙不幸為敵艦侵入，則我陸上部隊，勢必腹背受敵，戰局前途必當別論。因此才有第一次湘北大會戰，我軍採分段截擊，擊破殲滅日軍個別登陸點之兵力，而造成第一次湘北會戰的勝利。

(三) 海軍第三階段作戰

武漢撤守，民國29年3月以後，海軍對日作戰進入第三階段，海軍所定之戰略方針是分段封鎖長江，並發揮敵後攻勢作戰。日軍原以為在取得武漢之後，即可控有長江，以長江航運水利，進可圖沿江西犯，窺伺我荊州，退可利用運輸便利，補給無慮缺乏外，亦可圖堅守一隅。

我為取得主動，轉守為攻，以因應第二期抗戰有利情勢，於是乃將整個長江，上自湖北監利，下至江蘇之江陰，共策劃成三個大布雷游擊區。建立黃玲磯為第一布雷游擊區；鄂城至九江間為第二布雷游擊區；湖口至蕪湖間為第三布雷游擊區。編組布雷游擊隊共17個隊，分別配屬於第五、第九、第三各戰區作戰。各游擊區所定戰術：為不定時、定地之鑽隙乘虛布雷，以遮斷敵之水上交通為目的，襲擊日艦艇、商船、運輸船為手段。

由於水雷作戰戰術運用，所收之戰果成效甚大。民國29年4月，乃將布雷游擊區範圍延伸擴大，編成四個漂雷游擊隊及兩個布雷游擊艇隊，進入任務區遂行作戰，三個布雷區更同時展開布雷游擊作戰態勢，將長江整個完全封鎖控制。綜計三個布雷游擊區，

自民國29年初，至民國31年3月間作戰成效共擊沉敵艦、商船、運輸艦、汽艇等共140艘，使日軍水上交通，深受破壞，物資損失尤為慘重。故而長江任何地方、位置，實際上仍在我掌握、控制之中。

我海軍第三階段作戰多為使用漂雷，而固定水雷則用於荊和、洞庭湖，及浙贛各江水道。海軍布雷游擊作戰，原採秘密進行，時間一久，日軍受到嚴重威脅，監視、搜索我布雷游擊人員行動愈益嚴密，由是我布雷游擊也由秘密進行而公開活動，與日軍採取直接對抗，因此無分晝夜、晴雨、寒冬，均為我布雷游擊隊作戰時機，更而強勢遂行作戰：與日軍作戰同時還爭奪布雷路線。

民國29年5、6月，因我海軍水雷作戰戰術執行成功，使日軍非但無法保有長江航運、水道安全。陸上軍事行動，亦因而深受牽制，後日軍對長江水運安全束手無策，最後只有採取消極護航，日本海軍長江艦隊司令訓令其長江艦艇，對於長江航行時注意要點四項：一、禁止集結行駛。二、凡行駛蕪湖以上商輪，須由軍艦領航(軍艦即為日海軍掃雷之艦艇)。三、艦船不得夜間行駛蕪湖、九江間。四、凡艦船行駛蕪湖上游時須加速通過。

民國31年11月間，日海相在會議上，首先報告日海軍在長江軍事行動，受我水雷作戰之威脅，表露極度憂慮，此即證明日方對我水雷作戰，計窮力蹙。日軍在我長江作戰，進退維谷曾嘆謂：「楊子江！日本皇軍之芒」。

宜昌會戰暫告一段落後，海軍作戰轉入

荊河及川江之防禦，戰術中心仍以要塞作戰與水雷作戰為主導。宜昌放棄以後，我原佈在荊河各段雷區，日軍無法完全清除，故而整個荊河仍為我控制一年多。

川江方面因有巫峽之險，多半為淺灘，構成天然屏障，我防守立於有利態勢，因此日艦不敢冒險西犯。荊河既不因宜昌之淪陷而失去控制，川江又在我水陸聯合下防務配備嚴密，對於拱衛長江上游我國戰時陪都重慶，此河、江兩處之防守至關重要，對我長期抗戰之策略亦能爭取有力之時空。

二、東南水域、沿岸及海戰

(一)海軍

海軍抗戰除主力投入長江以內作戰之外，其他全國各地區海軍單位的抗日作戰，亦在全力進行，如福建閩江，粵桂之西江，江西之贛江、鄱陽湖，浙江之富春江、浦楊江、曹娥江、清江、椒江、甌江、飛雲江、鰲江，均分別有海軍要塞炮隊及布雷隊防守，海軍各艦艇亦分別於全國各重要水域，擔任防禦作戰的任務。

(二)陸戰隊

我海軍陸戰隊亦在閩、浙、贛各省，擔任艱鉅的作戰任務，如八一三淞滬戰役，陸戰隊防守上海高昌廟警衛作戰，民國26年11月，陸戰隊第三團由閩省長樂開赴浙江衢州、金華地區擔任作戰，其後並轉往馬當一帶及贛省境內任扼守任務。

民國27年元月，陸戰隊第一旅以全部兵力，分別駐守於潯湖地區，同年二、四月間該旅部分兵力及陸戰隊第二旅第三團部分兵力，分別出任彭澤、湖口方面之防守，其後

並開赴湘鄂，接替陸軍第197師擔任粵漢鐵路護路工作。武漢會戰後，日軍進犯岳陽時，我陸戰隊奉命配合陸軍沿鐵路線轉進作戰，日軍在侵入路口鋪時，與我駐守臨湘之陸戰隊發生激戰，我僅部分部隊在日軍包圍下突圍衝出，損失頗重，其後陸戰隊在後期抗戰中，轉進至岳陽以南沿線，繼續執行護路作戰任務。

(三) 虎門海戰

自民國26年8月起，日本陸、海軍連續進犯珠江口威脅廣州，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，我第四艦隊最大、最好的兩艘戰艦「肇和」號巡洋艦、「海周」號炮艦，不定時出虎門巡邏截擊日軍登陸部隊。

8月中旬開始，日軍不斷派艦炮擊虎門要塞，並以軍機轟炸。最初的日軍進攻並不順利，我深溝高壘，虎門要塞的岸炮、艦炮配合，官兵對水道瞭若指掌，只要日艦靠近炮臺，便即時發炮還擊，尤其「肇和」、「海周」兩艦雖然陳舊，但在自己內線行駛，依托島礁活動，機動靈活，神出鬼沒，日軍無法捕捉其航跡。日軍使用飛機偵察，因為天氣原因，效果也不很好，日艦囿於我國的海防陣地，一時不敢進入珠江口活動。

9月14日，「肇和」號巡洋艦和「海周」號炮艦例行巡邏，剛剛駛出舢板洲錨地，瞭望兵就發現3艘日艦已迎面襲來。前一晚日海軍就派出3艘戰鬥艦，乘夜潛伏在虎門外舢板洲的後面。我每天前按慣例巡邏，「海周」領先，「肇和」跟後，從大虎出發向大角炮臺航進，然後左轉至沙角炮臺，再又

左轉至威遠炮臺，最後返回大虎。當天由大角向左轉時候，忽見齊發炮彈集中射來，幸而「海周」艦一直是一級備戰，每天24小時炮彈上膛，人員都臥睡在炮下備戰。可是開戰不久，被擊中三炮，一炮中機艙，一炮中後艙，以致舵鏈中斷，戰艦不由自主地依慣性向外沖，海岸外燈臺島炮臺受到射角限制，只能向攻擊「海周」艦的日艦開炮。另日艦則連連命中「肇和」號。「肇和」艦的炮塔是後面敞開的，因此「肇和」每中一彈，甲板上的水兵就要倒下一片。但是「肇和」艦的炮火依然熾烈，它的兩門150毫米阿姆斯壯主炮雖然陳舊卻依然準確，第三次齊射即命中日艦。

後我軍機及時奉命支援，三艘日艦才不得不退去，我兩艦才免於難。從民國26年8月到民國27年10月5日虎門要塞陷落，日軍先後對虎門發動過三次大規模的進攻。

三、赴歐作戰

民國30年12月8日，美國因日本偷襲珍珠港對日本宣戰，而正式成為世界大戰一員。此後我國與美、英兩國併肩作戰，同盟之間的合作關係密切。民國30年年底來自軍委會秘書齊燮提出報告，呈給蔣委員長，指出英、美兩國正在擴充海軍，而在民國26年時，我國曾先後派出20餘人赴德學習；齊燮乃建議將其中受過潛艦訓練之海軍軍官，派往美國受訓參戰，以期獲得潛艦作戰經驗¹⁰。蔣委員長十分重視這項建議，軍事委員會奉令辦理。民國31年3月15日蔣委員長再下命與英、美交涉¹¹。

註10：海軍總司令部，《海軍艦隊發展史(一)》，臺北：國防部史政編譯局，民國90年10月30日，頁57。

註11：同註10，頁59。

民國31年3月英國駐華大使薛穆(Sir Horace James Seymour)向蔣委員長報告，英政府已接受我國政府派遣海軍青年軍官50人至英國海軍見習。而美國仍在交涉中，至5月13日，美國也同意我國派50人前往見習。首批赴英24人於民國32年6月離渝，10月抵英；赴美50人於8月離渝，10月抵美。第二批赴英26人，於民國33年10月離渝，民國34年1月抵英¹²。

如葛敦華自幼聰穎，以第一名考取當時的福建馬尾海軍軍官學校，民國29年畢業後又通過甄選，民國32年由國民政府派往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大學。在英國受訓期間隨艦參戰，與盟軍在諾曼地及南法登陸，並參加地中海護航及攻擊克里特島的戰役，累積豐富的實戰經驗與國際觀，是見證我國海軍參與二次大戰歐洲戰場的海軍軍官¹³。

四、借艦參戰

「參戰見習暨造船」只是派員出國進修，學習新的技術。然而我國抗戰此時，艦艇幾乎損失殆盡，這些學習新知的青年軍官返回國內，無艦艇也將是英雄無用武之地。於是運用美國「租借法案」的規定，進行借艦。

提出「借艦參戰」構想的為當時駐美副武官海軍中校楊元忠¹⁴。「租借法案」開始實施後，已有加拿大、巴西等國依此進行借艦參戰的計畫。抗戰中期後我海軍官兵缺乏艦艇和水域，大多散處後方陸上；如果向美國借到軍艦，並派國內海軍官兵至美接受短

期訓練，則可組成一支小型艦隊，到太平洋協助美海軍對日作戰。

民國32年8月楊元忠直接向軍令部寄呈「向美國借艦參戰意見書」，意見書中，除說明其他國家利用「租借法案」派員赴美受訓，並借用軍艦情形。又特別指出「美國現在輕型艦艇生產有餘，甚望我國能多派官兵前往受訓，協同作戰，美國海軍部準備接受中國政府之要求。」，進而建議「我國應利用時機，派海軍官兵赴美受訓，並商洽領用艦艇，建立海軍之基礎」。此一意見書由軍令部於民國32年9月13日轉呈軍事委員會，何應欽在11月14日附具意見呈蔣委員長鑒核。

何氏對楊元忠之建議大表贊同，因此提議應把握此一千載難逢良機。令駐美武官劉田甫先向美海軍部作非正式之商談，如美方接受，則由軍事委員會辦公廳挑選配備輕型艦艇兩、三艘之人員赴美，如有成效，再陸續擴充。

劉田甫與美國海軍部作戰訓練當局，作了非正式的晤談後，於11月18日呈報軍令部，說明：「目前太平洋戰爭關係重要，美國極願中國派多數有海上經驗中校以下軍官及士兵來美訓練，以便自力帶艦協同作戰，彼方願先以驅逐艦、布雷艦各數艘，交我來美員兵運用。」是時遂以參戰見習為名在美受訓的25名我國初級軍官為訓練對象，美方認為不足分配。

蔣委員長於12月8日決定：「應即由辦

註12：同註10，頁68。

註13：張晏彰／專題報導2010/07/02，海軍耆宿葛敦華功在國家 後人景仰<http://news.gpwb.gov.tw/news.php?css=2&nid=144844&rtype=2>

註14：同註10，頁69。

公聽會同海軍總司令部，盡先選足驅逐艦、布雷艦各4艘(各一小隊)之官兵，限期出發，並準備第二批之人選。至海軍現時所負之布雷及要塞任務，即飭逐漸解除，或由海軍陸戰隊替代可也。」民國33年1月22日蔣委員長再指示：「選派之人員以留學英美，服務成績優良者為主，這樣在美訓練期間可以縮短。又因『租借法案』在戰爭結束後可能立時停止，故應早日進行，『此案可交軍令部與海軍陳總司令先在重慶、華盛頓作初步接洽，俟有眉目，再由宋部長向美方交涉。』」1月29日何應欽擬具「中國海軍租借艦艇參戰計畫」，經蔣委員長批准。2月8日何應欽電駐美之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董事長宋子文，正式向美方進行交涉。

在美進行接洽的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代董事長施肇基，於3月中旬拜訪新任美海軍部長福勒斯特爾(James V. Forrestal)，福氏極表贊同。3月18日施肇基拜訪國務次卿史德的尼(Edward Stettinius)，史氏亦同意協助推動此事。

民國33年5月12日施肇基正式向美海軍部長提出申請，說明我國政府希望根據「租借法案」，獲得4艘1,500噸的驅逐艦或護航驅逐艦，以及另外4艘1,000噸左右的掃雷艦，此舉將使我國海軍人員在太平洋協助盟國對抗日本，亦能協助我國履行「聯合國憲章」和莫斯科「四強公約」所賦與的責任，與盟國合作對付戰時敵人，並維持戰後和平與安定。首批艦應於民國34年，在美受訓的我國軍官結業後移交。

向美國接洽借艦參戰有了眉目之後，駐

英軍事代表團團長商震於民國33年8月10日向軍事委員會建議：「我國海軍尚無端緒，關於建立新海軍及目前人才之養成，實有積極籌備之必要。」海軍總部等奉命擬定〈海軍初步建立綱要〉七項，其第二項為「繼續向英美交涉租巡洋艦、驅逐艦、潛水艇等正規艦艇參戰。」是時美國已同意租借艦8艘，故而另向英國交涉租借艦艇12艘至16艘，以備參加太平洋戰爭。軍事委員會遂命駐英海軍武官周應驄向英試探交涉，至10月初，英國政府建議根據中英互助協定，將一艘三等炮艦(Corvette)送予中國政府，由中國海軍駕駛，歸英國東方艦隊總司令指揮，在東戰場作戰，但移交前須先在英國接受訓練。

12月周應驄除與英海軍部商談：應贈艦型式和噸位，中國派員受訓外，又加請撥巡洋艦、驅逐艦、潛水艇、小型艇，並提出訓練接艦官兵1,500人。軍事委員會於選拔赴美接艦官兵同時，也考選了赴英接艦之9員軍官和90員士兵，於民國34年2月中旬前往英國受訓。英國所贈之炮艦為925噸的「伏波」艦。

民國34年2月中，英國第一海務副大臣告知周應驄，英海軍部已議決英國將在歐戰事告一段落後，撥予中國一艘萬噸級或較新巡洋艦，做為英國海軍贈中國海軍的禮物；其餘艦艇也必須具有戰鬥價值，而可代表英國意義者，故絕對不撥無用或須大修之艦。4月中旬英國駐華海軍武官李璧洋上校送交我國備忘錄：說明英國預備贈送中國10,500噸冒險級巡洋艦1艘、1,000噸獵級驅逐艦1艘、750噸A級潛水艇2艘、28噸之巡弋快艇

8艘，並指出所有艦艇至少需軍官93名，士兵850名。我國政府與英洽商，加派預備軍官17名，士兵150名合計軍官110名，士兵1,000名。其後三個月，中英雙方再就官兵如何派遣及訓練，進行磋商。

可惜！民國34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二次世界大戰結束。我海軍僅差些許時日就訓練完成，因而失掉於太平洋痛殲日本艦艇機會，以雪50年甲午之恥。

伍、重大貢獻

一、長江封鎖、奠定持久抗戰

對日作戰，我海軍實力無法與日本相比，將大部海軍集中於長江以內，然後封鎖長江，使強大之日本海軍艦隊失去用武之地，阻止其艦隊進入長江施展內線作戰，我得以空間換取時間；使日無法達成其速戰速決之目的。海軍江陰防守除策應八一三淞滬作戰，保禦南京首都安全，掩護政府機關節節後退，消滅日向我進攻銳氣外，使物資得以搶運至後方，奠定長期抗戰的基礎¹⁵。

自八一三淞滬戰役起，京滬鐵路只能擔任部隊軍備之輸送，普通客、貨運輸皆停頓，雖有公路相輔而行，究以運量有限，不能運送大批物品。上海方面，需要內遷工廠，達五百餘家，所有器材，如不能儘速搶運，難免資敵，後方建設亦無從著手¹⁶。迨徐州我軍轉進，武漢情勢日益緊張，所有戰區附近兵工廠重要器材約有8萬噸，亟待運出，兵工器材類極笨重，遷建工作尤感困難。由

長江航業聯合辦事處聯合其他輪船公司，共同承運，自民國27年5月下旬起，陸續運輸，直至武漢我軍撤出，方行運完。僅就招商局自民國26年8月至28年底止，所運公物88,000噸，商貨19萬噸。民生實業公司自民國26年8月至29年底止，所運兵工器材及公物20萬噸。兩者合計不少，此外尚有其他公司運量，則為數更多¹⁷。

二、布雷作戰、癱瘓敵機動力

海軍布雷作戰，在戰事初期雖有海軍布雷隊編組，但布雷作戰成效不大，僅是一種消極防禦性質，直到海軍抗戰進入第二階段初期，始漸漸成為海軍在抗戰中成長的新生戰力。我布雷隊可以化整為零，穿著民服以百姓身分進入敵人腹地進行作戰。

海軍作戰第三階段，我海軍的布雷隊，可以說無一處不在活躍著，朦朧的月夜、細霏的雨天，都是布雷隊作戰時間；笨重的木駁、快速的小輪，都是戰具。它們不避艱苦，不畏危險，秘密地、無聲地，進行打擊敵人，把所有日軍可資使用的水道、江面，一層層、一段段構成含有攻擊性的封鎖線，使日海軍艦艇寸步難行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積極性：癱瘓敵人海軍，使我陸上作戰兵力得以運用自如，全力攻防。消極性：延遲敵推進速率，達到我以空間爭取時間的最高戰略。

三、艱困求戰、重建新式海軍

我海軍在抗戰時期先後以「參戰見習暨造船」和「借艦參戰」，派遣官兵赴美、英受訓。民國32年10月「參戰見習暨造船」我

註15：同註1，頁927。

註16：王洸，《中華水運史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，民國71年4月初版，頁256。

註17：同註16，頁257。

海軍軍官黃錫麟等49名赴美國費城郊外的史華斯摩亞學院學習英語和禮儀，半年後24名輪機軍官轉往麻省理工學院上課，另25名航海軍官進入海軍研究院進修，研究學習作戰、通訊、輪機、造船等科。這批「參戰見習暨造船」的軍官主要在美學習新知，為重建海軍預備人才。

而在民國33年年底至34年年初赴美的70名軍官和1,000名士兵，任務為「借艦參戰」，形成一支實質的海上軍力。首批60名軍官由梁序昭中校領隊，於民國34年1月28日抵達美國加州，隨即換乘火車轉往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訓練中心，展開訓練。另十名軍官與近千名士兵，則由陸軍中將潘佑強和海軍中校許世鈞、魏濟民率領，於4月15日抵達加州洛杉磯聖彼得羅港，4月21日抵邁阿密，軍官加入首批赴美接艦軍官共同訓練，士兵則進駐阿爾喀扎兵營。8月下旬完成基本課程，8月28日美國將「太康」8艦移交我國¹⁸。

這批艦艇原被寄望加入太平洋戰爭，與日本海軍作戰，而事與願違，民國34年8月15日戰爭結束，官兵仍在受訓。民國35年7月8艦回到國內，為我海軍增強戰力。

其後美國依「五一二號法案」轉讓海軍協定，大量贈我艦艇；我表示接收，乃因「以我國抗戰雖勝利，現有人力、物力、財力及輕重工業之情況，恐今後十年內不能自力造艦，而現役艦艇中多已或將及除役艦齡，如對此艦艇不接收，則五年後恐將無艦可用

」。因此我政府為重建海軍，對於美國移贈艦艇幾乎全部接收。美贈艦艇均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剩餘物資，多已陳舊，裝備機件損壞甚多，尤其驅潛艇、掃雷艇、LCM、LCVP小艇等，大部已無修復價值。但由我海軍抗戰期間，接受美訓練已有良好成效，美國贈艦遂為我海軍建設與發展奠定基礎，無論參與戡亂綏靖、轉進作戰、執行關閉大陸沿海任務，皆扮演極重要角色。

迄至政府遷臺初期，美贈艦列入我海軍戰鬥序列者，計約有50餘艘，尤以「太」字號護航驅逐艦6艘，是當時我海軍主要作戰艦，在遷播初期臺海防衛作戰中更擔當了鞏固海防、保障臺海安全重任。

陸、結語

八年抗戰中，發生重要會戰22次、各地主要游擊作戰175次、大戰鬥1,100餘次、小戰鬥38,900餘次，官兵傷亡總數為320餘萬人，全國軍民同胞傷亡及失蹤人數，約為2,100餘萬人，可說是傷亡慘重！

然抗戰歷史定位，則以重要22次會戰參與的表述為論定；遺憾軍史陳述上22次會戰未見海軍戰績¹⁹，民間論抗戰史亦僅於武漢會戰提及²⁰。「抗戰軍史」未給海軍應有地位，令人不解！

我們應知華北一馬平川，千里大平原，利於日軍機械化部隊快速推進，速戰速決。華北日軍又有關東軍和駐朝鮮方面軍為後盾，調動方便、暢通，隨時可集中優勢兵力，

註18：同註10，頁125。

註19：抗戰期間22次會戰一覽表，臺北：國軍歷史文物館，2013年10月11日。

註20：〈抗日戰爭中的22次大會戰〉，《黃花崗雜誌》，第31期，2010年1月1日，（美國，紐約市：黃花崗雜誌社）。

長驅直入。日軍在華北得勢，如主力沿平漢路南下，直撲武漢。屆時，我華中部隊必被敵切斷後路，既無險可守，又無路可退，國家危殆矣。

遂有八一三淞滬戰事，日軍被我吸引南來；我華中廣大地區，江河縱橫，水網澤國，機械化部隊展開困難，敵之鋒芒立遭銳挫，而我軍則盡可發揮其優勢，持久戰略才得確實，方能抗戰至最後勝利。

江河縱橫，水鄉澤國作戰屬誰所能-「

海軍」！海軍將士，聞戰赴難，艦艇自沉，築成封鎖線，前撲後繼，軍心如鋼鐵；以血肉之軀，有死無退，臨陣之勇，死事之烈，實足以昭示民族不屈不撓之精神，奠定抗戰必勝之基礎。 ㇏

作者簡介：

王鏡宇先生，備役海軍上校，政治作戰學校64年班，政戰研究所碩士，現服務於民間文史機構。

老軍艦的故事

韓江軍艦 PC-124



韓江軍艦係由美國為因應二次世界大戰的需要而委托 George Lawly & Sons Co.公司所建造之巡邏艦，1943年在美國麻州的 Weponset下水完工，並於當年成軍服勤，當時命名為「Vandalia」，編號PC-1175，擔任近岸巡邏任務。

民國46年7月15日美國政府依據中美共同防禦協定，於美國西雅圖將該艦及另外4艘同型艦一併移交我國，我海軍於接收該艦後，立即成軍，命名為「韓江」軍艦，編號PC-124，隸屬巡防

艦隊，開始正式服勤，擔任臺海巡弋、護航及外島駐防等任務，另韓江軍艦服役期間曾參加過多次重要戰役，八二三砲戰期間，該艦曾多次護送運補船團至金門運補，以執行「閃電計畫」及「轟雷計畫」，每次均能冒著中共密集的砲火，突破封鎖，達成任務。該艦於民國61年1月1日，在海軍服役15年後，由於艦體及機件均老舊，維修困難，且大部份裝備已不合現代戰爭需求，奉命除役。(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)